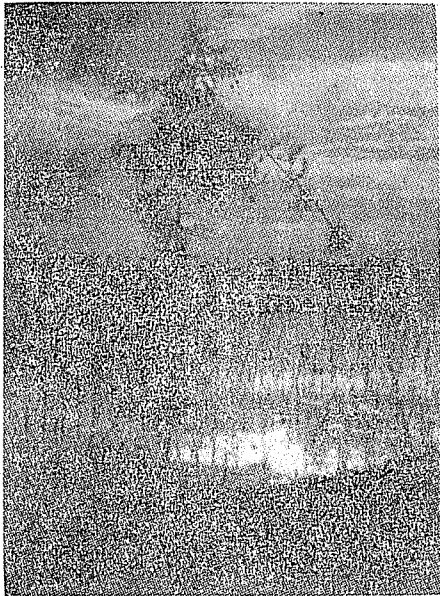


有。他的個子不太高，胖胖的圓臉，留一個大背頭；說得上很瀟灑。據說，他就是一個「劉秋英迷」；大概由於迷得一塌糊塗吧，他邀劉秋英跟他合演一齣街頭劇；劉秋英飾女兒，他飾爸爸。因為家鄉被日本鬼子佔領了，爸爸帶女兒逃亡到後方，靠賣唱維生；這天，女兒正唱呀唱呀，想起家鄉，想起母親，忽然悲從衷來，哭將起來。這一哭，當然唱不下去了；唱不下去，聽眾誰還肯給錢，於是作父親的不禁大怒，拿鞭子就打；但是，這不過是劇情，並非真的。那知道那天，他們二人又演此劇時，偏巧劉治國在前一天去找劉秋英獻殷勤，竟然碰了一鼻子灰回來（這當然是傳說）；也許，前此劉秋英對劉治國的追求，也並沒有假以詞色。於是，到了第二天再演此劇時，飾爸爸的劉治國就拿起鞭子，老實不客氣的在飾女兒的劉秋英身上真的打起來！兩鞭子一抽



城固之春、雲天、奇樹與嘉禾。

，劉秋英爬起来就跑；戲裝也沒下，戲也不演了；一口氣跑回宿舍，立刻大哭大叫起來。

這便是「二劉事件」。當天晚上，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湖南同鄉會，首先採取行動，派了好幾位代表到第一宿舍，向劉治國與師問罪。那天晚上，偏巧我沒外出；印象中最深刻的兩位湖南同學代表，一個是北師大教育系的鄧運生；他的體型跟前面說的那位王×國差不多，也算得上是倒拔垂柳的花和尚的同伴。另一個就是現任師大歷史系教授朱際鏞；他是個瘦高條，頸子很長，穿一件厚大衣，把衣領翻上去，作為圍頸，以避免風寒。後來，他不僅是新生劇團的骨幹之一，而且也是我最好的一個同學。

當時，我原以為雙方會打起來的；結果沒有。沒有打起來的原因，據我冷眼旁觀，第一是那時劉治國正在洗臉，顧不得跟鄧運生他們爭吵；

第二是有一位我們河南老鄉，姓王，名字被我忘記了，是法律系的學生，長得很高；雖不若鄧運生那麼粗壯，却也很結實。他是劉治國的死黨和保鏢，一天到晚，形影不離；湖南同學要是動手，他當然不會坐視。這樣，既沒打起來；加上旁的同學一拉一扯，湖南同學也就掩旗息鼓，收兵回營；另謀對策去了。

只是，後來的下文我就不知道；而且，學校很快的搬家了。搬到陝南，聯大劇團還有個尾巴；劉治國沒有來，來的那位同學，一方面由於失掉在西安的那些左傾幼稚病的搗蛋份子的支持，一

方面由於國民黨方面同學勢力的膨脹，所以始終沒敢活動。於是，我就用在初中辦壁報的精神，一個人創辦了一個「新生社」；社裏的活動項目有壁報、歌詠隊，和話劇團。起初，因為就我自己一員大將，所以只出壁報；自寫自編自己張貼；人多了，先成立了歌詠隊，又成立了話劇團。話劇團成立後，因為需要面太廣，需要的人才也太多；於是壁報和歌詠隊的人員，全部併入劇團。而且此後的新生劇團，實質上也代替了新生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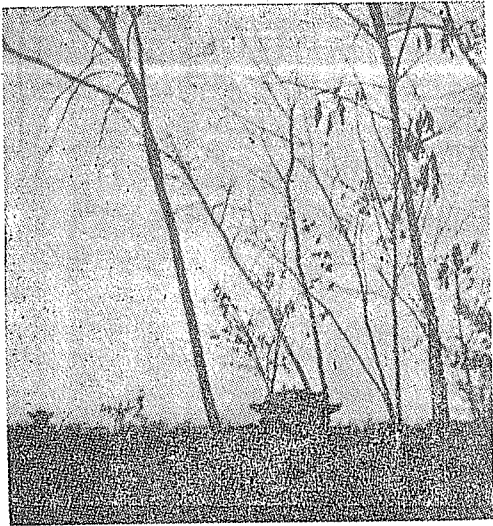
大學生唱戲我得了嬌妻

新生劇團的活動展開後，聯大劇團也就無疾而終。從民國二十七年春天到民國三十年夏天，新生劇團是學校裏唯一的一個話劇團，而且也十分活躍。另外，比新生劇團成立稍晚，却同樣活躍的一個國劇團，是振中國劇社。振中國劇社的元老，現在臺灣的有唱黑頭的杜士俊，他是化學系畢業，所以一直在臺糖當廠長；還有唱旦角的袁式鑑，他的拿手好戲是「轅門斬子」裏的穆桂英。另外，是前兩年不幸謝世的陸松年；他是著名史學家，北師大老教授陸懋德先生的哲嗣；唱小生，扮相很美，嗓音尖亮；在學校裏每次演出，都非常轟動。比較稍晚一些，而現在臺北的，是唱鬚生的劉繼良。只因他是深度近視眼，而唱戲又不能戴眼鏡；所以坐着唱還好，要是連唱帶做，可就免不了鬧笑話。不過，他的嗓子很好，唱得也極有韻味；現在還是臺北的名票。在學校裏，他同時又是我們新生劇團裏的臺柱；而跟他

同樣是話劇國劇兩棲的一位同學，是跟我同年入學的，經濟系的青萊藻。

青萊藻在國劇社也是唱鬚生，臺風和唱腔都還不錯；唯一的缺點，是嗓音稍窄，不够宏亮。在新生劇團，他飾演茶房一流的人物最拿手，演來不僅維妙維肖，而且淋漓盡致，入木三分。他是河南人，個性外向，皮膚較黑，是一個很好的做公共關係工作的人才。四年級的時候，他跟他的同班蕭敏蓉已經很好；後來，兩個人終於結婚了。

蕭敏蓉雖然稍晚才參加新生劇團，但是却很會演戲。在學校裏，她是一個相當潑辣的女孩子；大概從小在廬生慣養中長大，所以很任性。她的身材不高，矮矮胖胖，是屬於小胖子那一類型的。



城固之秋，蕭蕭樹下有古寺。

那個時候，大多數的學生都很窮苦；因為家鄉淪陷，得不到父母接濟的關係。可是，蕭敏蓉的情形不同；她父親好像是在安康高等法院做院長；所以她不太發愁錢的問題。在學校四年，她從來不穿平底鞋，一律是半高跟；單憑這一點，就可以看出她的闊綽。四年級的時候，她已經是牌迷。畢業結婚後，聽說更是整天嘩啦嘩啦只管作方城戰，啥事也不管。

最喜歡逗蕭敏蓉的是萬綱。萬綱在新生劇團管宣傳；因為他是湖南人，說不好國語，但能寫各色各樣的藝術字；所以大半的海報都是他寫的。他跟我同時在武昌考取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政治經濟系；而且我們二人的名次挨着；我在前，他在後。入學後，又同在一班；所以談得很投機。每次他看見蕭敏蓉，就用他那沙沙的怪腔怪調喊：「敏蓉！敏蓉！」蕭敏蓉聽見就有氣；兩人常常是白眼瞪白眼，半天不說話。不過因為萬綱幼年害過天花，臉上留下一些不太顯明的白麻點，女同學自然不太欣賞他，他也無追求任何女同學的意思；因此，對於潑辣而又漂亮的蕭敏蓉，也完全不放在心上。蕭敏蓉自然也拿他沒奈何。

跟萬綱一樣是湖南騾子，說一口湖南話的新生劇團的另外兩員大將；一個是法律系的朱霞，另一個是朱霞同系同班的陶鈞，而且，兩個人又是死黨。朱霞的名字很美麗，却不是女同學。就是在男人中說不僅長得不漂亮，而且簡直說得上很醜。第一、大家都叫他「矮子」，可見他的身材不高。第二、他在學校裏已經禿頂；腦門上只

有稀稀落落幾根頭髮；每年冬天，我們都擔心他那幾根頭髮會被北風吹跑！第三、他的面孔，也無「眉清目秀」之感。但是，雖說如此，他却是一位好同學，好朋友，而且是一位好幹部。他雖不會演戲，後來都是我們中間的「老大」；名義上我是團長，實質上，許多事都是他在策劃。我們畢業後，在沒有獲得工作前，大夥苦得三餐不繼，他把他母親在逃出湖南家鄉前給他的唯一的一枚金戒指賣掉，拿來給大家做伙食費。有時候，錢不够，他讓我們吃，他寧願看着。後來，他受到現在臺北，曾任臺北正中書局總經理的溫崇信先生的賞識；那時，溫先生任陝西寶雞行政專員公署的行政專員，朱霞就在溫先生轄下某一縣做縣訓練團的教育長。

至於陶鈞，可說的比較少；第一、他在劇團裏管總務，第二、他的湖南土話簡直很少人聽得懂；第三、他很忠誠、老實。只是，他是朱霞的影子；雖然他比朱霞高，也比朱霞好看些。

除了陶鈞和朱霞這兩個男生搭擋外，新生劇團裏還有一對女生搭擋——我妻金維萱和林穎葆。林穎葆是教育系的，國語雖然很標準，但因受個性和外形的限制，所以在劇團負責管理服裝；同時也為女演員化粧。她跟金維萱都是鄭州扶輪中學畢業，她們的父親又是隴海鐵路局的同事，所以從小都在一起；在大學裏，自然更是形影不離了。只是金維萱原在外文系就讀，後來因為我的關係，劇團裏的人就連勸帶逼的要她轉法商學院，結果她就轉入經濟系，可是那裏想不到她雖然在經濟系畢業，却一直没有做過「本行」工作。到

臺灣後，從民國四十年到現在，她始終在中學裏教英文；早知如此，她真是不該轉什麼經濟系了。這一點，我似乎要負一半的責任。

說起來很好玩，跟金維萱這種情形相似的，新生劇團裏還有一個，那便是現在在新竹明新工專教英文的范玉寶。范玉寶也是先讀外文系，後轉經濟系，現在教英文。在學校裏，她是一個有名的「小可憐」；但這不是說她的境遇不好，而是因為她的長相十分「楚楚可憐」。由於她說話很快，而且沒有後音，當時劇團裏的同學都擔心她活不長；如今，她已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；可見當時的「神相大家」，只是信口開河，杞人憂天的「蓋仙」罷了。

校花稱巴士欺人太甚矣

讀英文，畢業後又教英文的，是夏照濱。夏照濱也是新生劇團裏的臺柱之一；由於他熱愛文藝創作，所以民國二十六年入學後，我跟他便認識了。後來，他跟我的感情也比較深厚；只是他的膽很小，對於朋友常是「心有餘」。他會哼幾段京劇，跟林顯葆、金維萱同是扶輪中學畢業。在新生劇團裏，他跟我敬闔一樣，是個大高個，長得也很帥；只因太高了，演小生不容易找到那麼高的女主角；所以總是演老頭。有時，也負責導演，兼化粧。抗戰勝利後，他在上海復旦大學教英文；一度因肺病嚴重而住醫院；出院後，曾住在我家裏療養。金維萱在他住院和住在我家裏期間花了不少精神照顧他；那時，他乃舊是一個光棍漢，連女朋友都沒有半個。

新生劇團裏「當家小生」是邱德生。邱德生跟我同年入學，政經系分家時，他入經濟系，我留政治系。畢業後，他跟他們班上好幾位同學，都考入西安中國銀行。只是到了民國三十七年底，他忽然帶着太太（夏照濱的妹妹），和兩個男孩跑到上海來找我；說不想吃銀行飯了，想當新聞記者。那時，我在上海益世報任採訪主任，雖可以幫他的忙，但我勸他還是回西安。後來，他接受了我的意見趕回去；只是從上海趕到重慶時，路便不通了。

至於新生劇團裏的另外兩員大將，朱際鎰和王敬闔，我都在前面提過。新生劇團剛成立時，女主角是工學院的朱寶麗。朱寶麗中等身材，胖胖的，有點黑，兩隻大眼睛和一張圓胖臉，看起來很嫵媚；當然算得上是工學院，甚至西北聯大之花！由於追求他的男同學很多，她待人也很大厚，於是有些吃不到葡萄的同學，就送給她一個「巴士」的外號；說起來，這是很不公平的。不過，我跟她僅限於認識。由於她是安徽人，所以每次上山（古路壩）請她，都由朱際鎰、王敬闔和邱德生三人同行。王和邱是他的安徽同鄉；朱際鎰雖是湖南人，却認識不少工學院的同學；所以每次前往，也非他同去不行，以免被工學院的同學撵下山！

朱寶麗大概沒多久就畢業了，代她而起為新生劇團女主角的，是醫學院的宋瑤琴。宋瑤琴的身材相當高，皮膚白皙，很會演戲；她在劇團裏的時間很久，因為醫學院七年畢業，所以我們幾位「元老」畢業後，她恐怕仍在劇團裏參加演出。

大陸沉淪後，她跟她的父母一度住在臺南，只是她雖然是醫學院的畢業生，好像從來沒見過她做過醫生；這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。

另外特別值得懷念的兩位同學，一位是胖胖的女同學趙蘊石，一位是伊斯蘭教的男同學陳新聲。趙蘊石是師範學院的，抑是文理學院的？我已記不清；這是因為平常很少在一起玩的關係。趙蘊石演某劇裏的「顧八奶奶」，演得活靈活現；因此，同學們在背後就叫她「顧八奶奶」，她也不以為忤。後來，一位新疆省同學哈美新愛上了她，並曾為她發瘋；幸虧有情人終成眷屬，趙蘊石嫁了他，他的病也好了。陳新聲是河南開封人，好像是歷史系的同學；他以演某劇裏的「胡四」成名；很有才氣，只是十分吊兒郎當。他雖是伊斯蘭教，大概是所謂「漢回」，並不怎麼嚴守教規；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鬧過不少笑話；對於這些事，他一概採取「吊兒郎當，滿不在乎」的態度應付，叫人拿他「沒法度」。

當然，新生劇團裏尚不止這些同學，譬如體育系的馬奮克，以及經濟系的余漾，化學系的張若乾，國文系的安愛敏；還有後來在我們這些「元老」走後，繼續主持劇團活動的趙之邁、李戰、唐那等。只是因為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事；和我們走後，他們的活動不太清楚，所以不再贅述。

請購存有永久價值的
中外雜誌合訂本